

## 用一生的时间为童年加滤镜

□马俊

有人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跟踪调查发现,30岁时有40%的人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,到了60岁时有57%的人觉得童年充满阳光,而到了70岁时有83%的人认为童年太美好了。

具体到一个人身上,可能30岁还觉得童年美好,到了50岁忽然觉得童年很温馨,到了70岁再回味童年就会觉得那时太幸福了。可是,这个人的童年改变了吗?没有,童年已经是过去式,永远定格了。但我们为何在不同年龄阶段回想童年感受不一样呢?因为童年被我们无意间加了滤镜。正如冰心的小诗中所说:“童年啊,是

梦中的真,是真中的梦,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。”岁月越长,人们越喜欢怀旧。往事与现在隔着一条时光之河,我们望向往事的彼岸之时,会觉得水汽氤氲,旧梦迷离,确实有滤镜效果。

鲁迅先生写的《朝花夕拾》令我印象深刻,那些回忆性散文很多都是作者“从记忆里抄出来的”,可读时分明觉得那些记忆是暖色温馨的,让人无限怀恋。因为作者的“朝花”“夕拾”,回味童年自然会觉得温情弥漫。还有萧红小说里写到关于童年的痛苦经历,也有温情在其中。我想如果萧红再年长一些写关于童

年的文字,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温度和味道。

有人说,作家在回忆童年时会“艺术性”地加滤镜。其实,每个人回忆童年时心底都会泛起点点温情,这样的情感落到文字中就有了温度。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,可是我们经历童年的时候,因为年幼并不觉得。我们以为童年也有喜怒哀乐,跟成人一样。不过,“小时候,幸福很简单;长大了,简单很幸福”。孩子因为容易满足,所以容易快乐。

我们越往人生深处走,越觉得童年美好。因为时光本身就有着滤镜效果,正如诗人普希金所

说:“而那过去了的,都将成为亲切的怀恋。”往事从最初的本来面貌,不断地被时光加工着,有时被美化,甚至有些失真了,到最后童年成了我们记忆画廊里珍藏的最美的一幅画。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往事的追忆,追忆只会让我们愈发觉得童年美好。大概人都有选择性记忆的能力,我们不停地加深美好的片段,忽略不愉快的片段,童年被“大刀阔斧”修图 and 美颜,或许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。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?心底留一份美好不正可以温暖漫漫人生吗?

人生阅历的增加,也有给童

年加滤镜的作用。童年时我们当然也经历过失望、沮丧、难过、悲伤,但当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后才发现,童年的那些“不愉快记忆”简直像毛毛雨,自然就淡漠了。人生最长不过百年,但经历每天都在叠加,你永远不知道人生会遭遇多少突如其来的磨难。年龄越大,经历得越多。当你闯过了惊涛骇浪再回望童年,更会觉得童年平静如湖,美好如镜。

时光走了又走,岁月深了又深,我们用一生的时间为童年加滤镜。等到我们老得在炉火旁打盹的时候,童年的温暖一定会绵绵而来……

## 孩子们的快乐

过完春节后,我找了一份在培训机构教小学生作文的工作,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孩子。我这个人,原本一年365天,有360天是不悲不喜,有5天是特别悲伤的。但是,这段时间以来,我的快乐被孩子们的快乐点燃,就如春夏的气温。

在我们的体验课上,看见孩子们一个个笑得趴在桌子上起不来,有的一直兴奋地拍着桌子,有的甚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,就连后面严肃的家长们都憋不住了,被逗得前仰后合。我的同事问孩子们:“怎样让一只鸡生出彩色的蛋?”一个小女孩机智地回答:“我飞到天上,把彩虹抓下来,喂给母鸡吃,它就能生出彩蛋了。”一个小男孩,一边蹦蹦跳跳,一边顽皮地笑着,他正

用“我”的口吻模仿爸爸:“我是很帅气的,我的老婆是很优秀的,我的儿子也是很帅气的,我希望我每天能挣一百万……”我的另一个同事,嘴角有点上火。她问孩子们,她为什么会上火。五花八门的答案来了,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回答:你吃了鞭炮。更调皮捣蛋的熊孩子回答:你晚上睡觉流了一夜口水,第二天醒来,发现口水黏住了嘴角。

我上第一节课,拿自己的黑脸皮开涮。我问孩子们,要怎样才能让自己变白一点呢?有个孩子说:“你变成包子,放进蒸笼里蒸一蒸,揭开一看,就变白,变有光泽了。”有个短发微胖的女孩子笑着让我去擦点面粉!我被他们的回答逗得乐不可支,他们也笑成一团。

修改他们的作文,发现孩子的世界怎么能这么天马行空呢!有个孩子这样赏析图片《一只忏悔的狗》:这只狗在训练,它想变成神仙。它不小心放了个屁!啊!飞上天了!它又放了三个屁,飞上月球了。(我在后面批注,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屁。)一个大眼萌的帅气男生在《写给十年后的自己》中写道:现在我还读小学,十年后应该已经谈恋爱了,对吧?那个时候,我的心已经成熟了,外表也变得更加帅气了。女孩子们追着我跑,和我一起玩游戏,跟我一起唱歌,一起聊天,一起去小区门外的茶餐厅喝茶、吃饭。(我点评:成熟了还玩游戏?)另一个留着洋葱头发型的男生在同题作文里说,我的烦恼是:妈妈给我报的兴趣班也太多了吧,

□厉勇

不知道十年后会怎么样。(我点评:十年后,你读了大学,肯定没辅导班啦!)我的梦想是:当科学家。要做一名科学家要多尝试,要了解化学知识,还要看显微镜。做实验的时候,总是会心惊胆战,弄不好就会爆炸。(我点评:最后一句亮了,当科学家有危险哈!)

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由王朔作品改编的电影《看上去很美》里面的小红花,以及法国电影《红气球》,那些温暖的红色,充满张力和想象力,谁都无法抗拒。千万不要低估孩子!在和这些孩子接触的短短时间里,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群脑洞大开的小家伙,他们给我带来了快乐,一点都不比他们拥有的少。

□殷海平

天真活泼的天性里,需要我们慢慢引导,陪他成长。

儿童的底色,是明媚是阳光,是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。他们无需压抑或演戏,能让聪明的大人一眼看穿他们那点小心思。

儿童的底色,是成为大人后的我们,常常会怀念的年龄段。用羡慕嫉妒恨也不为过,因为时光不可逆转,但保持“童心”是我们用一辈子去想做的底色。

我问他:“可可,这个六一儿童节,你想要什么礼物?”“吃的玩的都可以,我都喜欢!”他笑嘻嘻地回。儿童的底色,是简单得到,容易满足,快乐加倍!

□杨明明

欢腾到静默,再逐渐走向不同的成熟,如果有幸活得够久,还会再次回到小孩子的纯稚模样,是谓“老小孩”是也。冥冥中,造物主似乎早就把这种相同的因子注入了每个生命中。

我一直觉得,能有机会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件特别幸运的事,看到他嗷嗷待哺到牙牙学语再到蹦蹦跳跳,真是神奇又美妙。自己的成熟是无形的,但孩子的成长是可感的,我时常感动于他们的蜕变。

阳光下,我又时常想,体味生命变化的过程,成长的又何止是孩子呢?

## 儿童的底色

他迫不及待地合上书本,推开桌椅,“作业我都写好了!”一边说一边跑到门口换鞋,抱起足球……身后像有人在赶,“我要去学校踢球了。”

奶奶追在后边问:“你明天的书包理好了吗?你跳绳打卡了吗?你笔削了没有?你……”“好了好了!我知道了,你真烦!”与此同时,楼下能听到他同学高声地喊叫:“可可,你下来了没有?”看来他们早已约好了,难怪今天家庭作业主动而麻利地做完了。

如果没有出去玩这件事作为前提,他写作业只有“拖拖拉拉”四个字可以形容。去学校打

球,走路十分钟,骑车五分钟,他选择了骑车,其实差得并不多,但他对于玩,一定是分秒必争。

我看着他样子,好气又好笑。回想起很多自己小时候的事情。为了去表哥家玩,放学了就去表哥家蹭饭。我觉得喜欢玩就去做,天经地义。却不想几次被母亲提醒,仍不改正,最终落了屁股被打得生疼,几乎是拎着耳朵带回自己家的经历。

“为什么不能在表哥家吃饭?”“你天天在人家家里吃,这样不好!”“有什么不好?大姐从没见过不好呀!”我气鼓鼓地反问母亲。

## 生命的轨迹

大……”听着他滔滔的感慨,我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脑袋:“志远同志,你也不想想,你大学都快毕业了,杨杨怎么能一直不长呢?”“对哦,对哦。”他搔着头,傻乐。

无独有偶,带小儿打预防针,负责登记的女护士年轻、温柔。在她的指引下,我在表格下方签名,她忽而惊奇道:“他是杨杨吗?您是杨老师?”我抬头,隔着厚厚的口罩,我俩彼此艰难地辨认,似乎从对方眼眸中觅到了一些熟稔的过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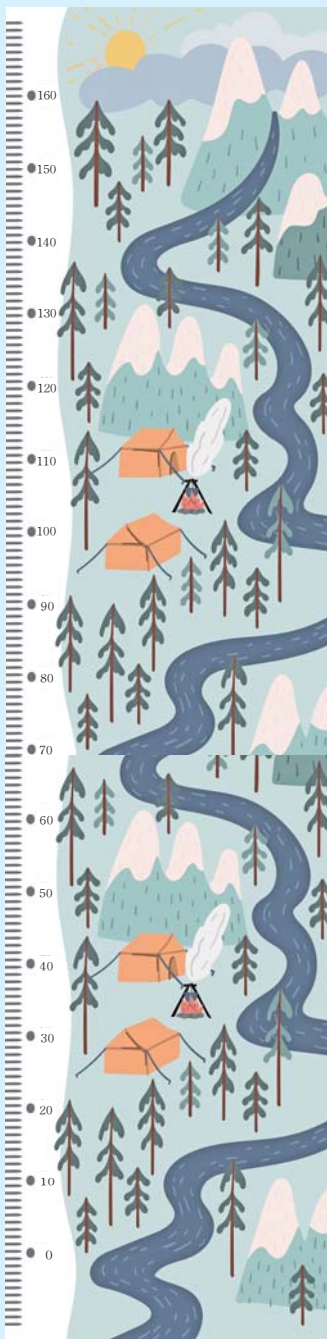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是杨杨的弟弟,航航。你是?”“杨老师,是我啊,天凤。”电光石火间,那个爱笑的圆圆脸女

孩闪现在眼前,我惊喜:“天凤,你当护士了,真好。”她欢快地笑,“戴着口罩,不敢认您,一见这个小家伙,就觉得面熟。他和杨杨长得可真像。”我也笑。不由想到,前几天,我给小儿穿上杨杨的衣服拍了几张照,又找出他哥哥的同龄旧照,让身边人辨认,结果婆婆眯着眼瞅了半天,还是把哥俩搞混了。这让我常忍不住感慨生命的神奇,两人相差七岁,竟然可以相似若斯,有着如此相近的成长轨迹。

每逢节假日家庭聚餐,孩子是夺目的景,亦是永恒的话题。与航航年龄相仿的几个小家伙

比麻雀还欢脱,叽喳喧闹,在席间“飞”来“飞”去。而杨杨却只知静默地吃饭,包括另外两个与他同龄的孩子,都是寂然无声。如同蝉龟,他们正在渐褪与生俱来的外壳,但是,还未形成足够成熟的姿态来面对这世界。有长者纳罕:“你们几个上了初中后,怎么还不如几个弟弟妹妹能会说会闹了呢?”我忍不住笑:“这几个‘闷葫芦’五六岁时,是不是也像小野马一样?”长者一愣回过了神:“可不是,他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闹腾。”

虽说“千人千脾气,万人万模样”,但生命的律是相仿的。由



带小儿去广场玩,各色身影蹿来蹿去,一片热闹。

“老师!”身后传来一道惊喜的问候,我转身,看见一个清爽的男生,高大、壮硕,眉目间有我熟悉的笑意。“志远!”我下意识喊出了他的名字。他兴奋地笑:“老师,我们都七年没见了,您还是老样子。”我笑,怎么可能不变。

“哎呀,杨杨还是这么可爱。”他弯下腰,捏捏小儿的脸蛋。“我是航航,杨杨是我哥哥。”小家伙一本正经地解释。志远一恍神,顿悟过来,“哎呀,老师,你有二宝了,他和杨杨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记得您教我们时,他就这么